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第十三卷

主编　姚家余

狄仁杰
李隆基
郭子仪
王　建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. 13/**姚家余主编**. —**延吉**:**延边大学出版社**, 2006.3

(**中华政治家百杰传**)

ISBN 7-5634-2193-9

Ⅰ.**中**… Ⅱ.**姚**… Ⅲ.**政治家**—**列传**—**中国** Ⅲ.K8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**数据核字**(2006)**第** 019641 **号**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姚家余 主编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**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**)

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**毫米** 1/32 **印张**:285 **字数**:4300 **千字**

2006 **年** 3 **月第** 1 **版** 2006 **年** 3 **月第** 1 **次印刷**

ISBN 7-5634-2193-9/K·152

定价:1180.00 **元**(1—25 **册**)

目　　录

狄仁杰 …… 1

为小吏，敢专行。为巡抚使，曾毁吴楚淫祠千七百，救出多少烟花女 为刺史，大义改断冤死案两千余。贤“国老”多少传奇，惊天动地！

李隆基…… 73

武则天的嫡孙，即位初励精图治，极有作为。可惜，晚年不图进取，政事昏庸，终酿成奸相争权和“安史之乱”……相传他夺子妃，使杨玉环与亲夫别离，母子分居，实令人遗憾。

郭子仪 …… 157

武举得仕，平“安史之乱”，其功第一。德宗封赐号“尚父”。以身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，少

恩宠与风险……

王　建 …… 233

少年荒唐，貌似无赖——偷驴、窃牛、贩私盐，确实不务正业。人称“贼王八”。后立大志，竟成了一代好皇帝。可惜，时日无多，又酿成内部纷争！

狄仁杰

为小吏，敢专行。为巡抚使，曾毁吴楚淫祠千七百，救出多少烟花女；为刺史，大义改断冤死案两千余。贤“国老”多少传奇，惊天动地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狄仁杰（607 年 - 700 年）字怀英，太原（今属山西）人。以明经举，任并州都督府法曹，高宗初累迁大理丞，断久狱一万七千多件，时称“平恕”。改任侍御史，充江南巡抚使，毁吴楚淫祠一千七百所，历任宁州、豫州刺史等职。所至受民仰之。武后时屡踬屡起，初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。居位以举贤为意，凡所荐进，如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晖、姚崇等，皆为中兴名臣，有知人之目，特被恩遇。后为来俊臣诬害下狱，贬彭泽令，转任魏州刺史，幽州都督。神功元年（679 年）复相。尤以调护则天母子为务，武后欲立武三思为太子，仁杰以姑侄母子女之喻动之，后感悟。迎庐陵王于房州，唐祚赖以匡复。卒赠文昌右相。谥文惠，睿宗时追封梁国公。

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，贞观中为尚书左丞；其父狄知逊，为夔州长史。

狄仁杰少年时，颇喜读书，尤爱史书。他对史传中所写的良将贤臣倾慕倍至，读起这些传记如痴如醉，废寝忘食。一次，他家的一个门人失踪了，两天后，在野地里发现了这个门人的尸体。县吏便来他家调查此案。家中上下所有的人都忙着应酬前来的长吏，并争着“接对”（反映情况，回答提问），惟独狄仁杰坐在书案旁聚精会神地看书，理也不理，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。县吏感到这个孩子有些无礼，便特意到他跟前厉声高喊：“你竟敢蔑视官府，为何拒绝接对！”狄仁杰毫不示弱，针锋相对地以文言对答曰：“黄卷之中，圣贤备在，犹不能接对，何暇偶

俗吏见责耶！”意思是说：“我现在正与书中的先哲对话，哪有功夫回答你的问题！”一句话说得这个县吏哑口无言。当时，狄仁杰年仅十岁。

时人称奇，皆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。

后来，以明经举，授汴州判佐、昌平令尹等小官，被吏人诬告，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，得狄仁杰案报，经审许多查无实据，但在审问中发现狄仁杰是特殊人才，立本颇有感慨地说：“仲尼云：‘观过，知仁矣。’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，东南之遗宝。”遂荐并州都督府法曹。

阎立本身在宰相之位，但他在政治上建树不大，他的主要成就在书画。然而在举荐狄仁杰上面，为后人所称道，狄仁杰脱颖而出，全赖阎尚书的慧眼相识。

狄仁杰的亲人在河阳别业。他赴并州登太行山，向南眺望，只见白云孤飞，不禁感慨万端，便对左右的人说：“吾亲所居即在此方下。”其眷恋之情挂在脸上，瞻望伫立许久，直至云移乃行。

并州同府有位同事，叫郑崇质，应当出使遥远的地区，可郑母年老而且还多病，狄仁杰对他说：“太夫人有危疾，而公远使，这岂不又凭添万里之忧？”于是，就与身边的长吏蔺仁基商量，请求他可否代崇质跑这趟差。蔺仁基一向与司马孝廉不和，这时，两人深受感动，不禁相对说：“我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？”从此，二人和睦相处。

唐高宗仪凤元年（676 年），狄仁杰时年四十七岁，被任命为大理丞。大理丞是主管审判的大法官。按制度，大理丞做出判决后，有责任将被告家属召来，向其宣告判决，

并询问其是否服判。在狄仁杰担任大理丞的一年左右时间里，他判决了纠缠多年“滞狱”一万七千多件，被告者家属皆表服刑，无一冤诉者。一时朝野传为美谈。

其实，早在他担任县、州衙门官员期间，便神机妙算，断狱如神，侦破疑案冤案无数。

狄仁杰早年担任昌平令尹时，审理了一桩奇案。

一天，仁杰刚把一桩杀人越货之案审理完，正待退堂，忽然衙前一片哭声，只见许多男女揪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由前门到大堂，直喊伸冤。跪到了堂前，一起哭诉起来。许多人哭喊，无法听诉，仁杰于是只留下一位中年妇女与一位白发老人，其余人等命暂且退下。

狄仁杰问道：“你二人姓氏名谁，有何冤苦需要申诉？”

中年妇女说：“小妇人姓李，娘家王氏。丈夫早年亡故，小妇人含辛茹苦，将独生女黎姑捡拉扯至十九岁，许配给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。前日刚将女儿嫁过门，谁想三朝未满，她竟忽然身亡。小妇人闻讯，如同天塌地裂，赶去观看，只见女儿浑身青肿，七窍流血，明摆是谋害致死，万望青天大老爷为我女伸冤！”说毕放声哭泣。

狄仁杰忙命人将她扶起，随即向那白发老人问道：“你就是华国祥？”

老者点头称是。

仁杰道：“儿婚乃人生乐事，何故娶媳未满三朝便行谋害？是你们公婆凌虐，还是家教不严，儿子做出不法之事，从实供来，本县好前去检验。”

还未等仁杰把话说完，华国祥已泪流满面，道："我乃诗礼之家，岂敢肆行凌虐，吾儿文俊，自幼知书达礼，新婚燕尔，夫妻和谐，怎会下此毒手？只因前日新婚之夜，儿媳交拜过后，许多亲友皆来闹房，我以为大喜之日不好过于古板，随他闹去，谁知内中一个县学生员，名叫胡作宾，是小儿同窗好友，平日颇爱嬉闹，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，顿生妒忌之心，围住儿媳论首品足，闹得最凶。我见夜已深，便请诸亲友到书房饮酒，起初众人不肯，后有人出来打圆场，叫新娘子饮酒三盅，以示讨饶。眼见众人应召，惟独胡作宾执意不肯。我无奈便责备了他几句。不想他恼羞成怒，说什么'闹新房，皇帝老爷都不禁止，偏你这老古板不知趣，三日之内叫你知我的厉害！我原以为他是酒后戏言，为不伤和气，次日又特地设宴请他，谁料他心胸狭窄，耿耿于怀，竟将毒药投入新房的茶壶中，昨晚文俊幸未饮茶，故而不知有事，媳妇不知何时饮了，以致服下毒药，不到三更即腹痛如绞，顿时全家起身，连忙请医求救。谁料约近四更，已一命呜呼。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就这样被胡作宾害死，务求父台伸冤！"说着也痛哭不止。

狄仁杰听双方各执一词，遂问道："据你们所言，这凶手肯定是胡作宾了，刚才，你所扭送的可就是他？"华国祥点头称是。

衙役将青年带到，案前跪下。

狄仁杰问道："你是胡作宾？"

青年答道："生员正是胡作宾。"

狄仁杰喝道："还亏你称生员，应是读书知礼之人，华

文俊与你同窗好友，为何暗中加害？人命关天，你当初是何动机，如何下毒，从速招来！”

胡作宾拜伏在地，含泪回道：“父台请息雷霆之怒，容生员细讲。前日闹房之事，生员取笑，实为过分，但当时在场者不下三四十人，华国祥摆出一副长辈面孔，独独当众呵责于我，弄得生员一时颇为尴尬，于是说了句不知轻重的话，教他三日之内防备，这乃发窘之时的失态言语，纯属戏言，岂能当真。既然次日华国祥又设宴相请，即使有隙，也已言归于好，岂能为此干出谋害人命勾当？生员知书达礼，岂不知国法昭彰，疏而不漏，况家中还有妻儿老母，需靠我教书度日，我不为己想，也要为他们着想。即使我有妒忌之心，也只会想方设计谋占她，怎会将她毒死？求父台明察。”

胡作宾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上堂喊冤，原来她是作宾之母，多年孀居抚养成儿子，今因一句戏言而遭飞来横祸，深怕其堂上受苦，故来喊冤求情。

狄仁杰听了三方申诉，心下狐疑不决，私忖道：这华李两家，见了儿女身死，自然情急万分，但咬定胡作宾因妒谋害，其由欠足，此事切不可造次，轻信供词。遂先打发二原告回去，将胡作宾暂时收监看管，明日验毕再作处置。

次日上午，狄仁杰来至华家验尸。他在前厅坐下后，便把华文俊叫到近前问话：“你前晚何时入房？进房时，你妻如何模样？随后又何以得知茶壶中有毒？”

华文俊回答道：“当时家中补请众客，散席已是二更。我先到父母前问过安后，回到房中，那时吾妻正坐在床沿

上，见我进来，便叫伴娘倒了两杯浓茶。我因酒后已在书房内同父母一起饮过，故未入口。妻子便把那一杯喝了，不料时近三更，她竟魂归黄泉。后来，追本寻源，想到喝过茶，才去将茶壶余末检看，见壶中茶水已变成赤黑色，便想可能有人下毒。”

狄仁杰问道：“你再回忆一下，那日胡作宾进房来过吗？”

文俊道：“来过。不过是与众客一起进来的。”

“这茶放在何处？他如何背人下毒？”华文俊语塞，华国祥也不知从何作答。

狄仁杰又道：“请把伴娘叫来，本县有话问她。”

华国祥见狄仁杰有意代胡作宾辩解，疑心他存心袒护，心中不悦，但却无奈，只好从命。

狄仁杰向匐伏在地的伴娘问道：“你是李府陪嫁过来的伴娘，还是华家的老仆？”

伴娘低头回禀道：“老妇姓高，自幼蒙李夫人恩典，留养在家做奴婢。后蒙恩发嫁与高起为妇，历来夫妻都在李家为仆，小姐本是老奴携带长大，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病故，夫人为了小姐出嫁，见老奴是个旧仆，特命陪伴前来。不料前晚出了这等祸事，小姐身死不明，求老爷将胡作宾拷问。”

狄仁杰暗想：既是李家的老仆，断无蓄意加害小姐之理，但他还是问道：“当时泡茶取水，是否都是你一人照应的？当晚的那壶茶是何时泡的？”

那伴娘道：“全是老奴一人照应的。茶是午后泡的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狄仁杰接着问："泡茶之后，你有没有离开过房间？"

伴娘答："老奴就是在吃夜餐时离开一次，其他时间都在房里。"

狄仁杰又问："你出来吃饭时，书房里是否在开酒宴？"

伴娘答："是的。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。"

审问完，狄仁杰同华国祥走进房内，只见那把茶壶放在一张八仙漆桌上。狄仁杰取过一个茶杯将壶内的茶倒了一杯，果然见茶水颜色紫黑，且有一股腥气扑鼻而来，然后喂给狗喝，狗喝了茶水，霎时间狂咬乱咬，不久，便死了。狄仁杰命衙役将茶壶贴上封标，以免闲人误饮。然后走到床前，只见死者口角有血痕，浑身青肿。狄仁杰心想：古来奇案甚多，若下毒害命，无非是砒霜之类。纵然七孔流血，登时毙命，何以有此腥秽之气？再说，她尸身虽然青肿，皮肤却未破撩，且胸部膨胀如瓜，显然非一般毒药所致。等到尸体入殓，狄仁杰又把床前，地下仔细查看了一遍，只见许多血水点子里面带有些黑丝，好像活动的样子。狄仁杰办过很多案子，见过许多尸体，像这次的情景，还是第一次。究竟谁是凶手，又是何等毒物？狄仁杰苦思冥想，不得其解。

恰这时，华家的家仆送上一杯茶来。狄仁杰揭开杯盖，只见上面浮着几点黑灰，便问华国祥道："你家茶水是从外边茶坊里买来的，还是自家烧的？"

华国祥道："是自家中烧的。"

狄仁杰问："既然是自有中烧的，这上面的灰是从何

而来？”

家仆愣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东家的厨房是间老屋，许久未修理与打扫，一定是屋檐上的灰落下来的，只怪老奴老眼昏花，没有看见，求老爷饶恕。”

狄仁杰点点头，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转身又问那伴娘：“那天的茶水是你泡的？”

伴娘点头，说：“是。”

狄仁杰又问：“那么说，水也是你烧的啦？”

伴娘回答道：“本来厨房里有个叫彩姑的丫头专管烧水。那天下午，我去泡茶，她正好有事走开了。我性急，就把炉子搬到屋檐下，添上煤炭，把火扇旺，烧了一壶水。”

狄仁杰不再追问，即命伴娘立刻带他到厨房去，华国祥也弄不清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，只好也跟了去。狄仁杰到了厨房，果然只见那房屋破旧不堪，由于长年烟熏火燎，污垢层积。狄仁杰问伴娘那天将火搬到哪个檐口，伴娘指着一处道：“就是那青石板上面的那个。”

狄仁杰朝她指点的檐口看去，只见有几根椽子已被虫蛀蛀蚀，瓦檐也破损不堪。狄仁杰对伴娘说：“水是你烧的，茶是你泡的，你家小姐的死，你是逃不脱干系的。本该立刻带你回衙拘禁，怎奈看你年老可怜，改罚你在原处再烧一天开水，以便本县在此与你家主人饮茶说话。”

本来，华国祥对这位县太爷不曾严刑拷问胡作宾，就已极度不满，而今又听到这番话，实在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狄仁杰随手拉了一把椅子，在厨房里门口坐下，一边

与里面的厨娘说着闲话，一边催促外面的伴娘加煤添柴，扇火烧水。

华国祥见状，老大个不高兴，刚想拂袖而去，只听得“啪”地一声，也许是火炉的一股热气直冲而上的缘故，忽从檐上落下几点碎泥块。大家情不自禁地同时抬起头来往上看，只听见屋檐间似有“丝丝”的响声。

狄仁杰忙从厨房里出来，对伴娘说：“你且过来，定眼细看！”大家都盯着看，只见一条白花花的东西被烟气熏得微微蠕动，终于伸出一个蛇头，从口中流出一条浓涎来，正好滴入壶中，那蛇头朝下张望一下，猛见底下有许多人，连忙又缩了回去。

狄仁杰转身望着华国祥，只见他依然目瞪口呆地仰脸望着房檐。狄仁杰推了他一下，说：“这回你明白了？这就是谋害令媳的凶手。尊处厨房已历久失修，才生得这号毒物，依我之见，不如趁此将它拆毁，以绝后患。”

华国祥哑口无言，任狄仁杰指挥。狄仁杰一声令下，众家人一齐动手找出钉钯锄头，几下便将檐口的椽子，瓦片捣了下来，一条足有三尺长的银环蛇从泥瓦中突然窜出来，大家七手八脚，用火叉、钉钯夹住，锄头狠砸，一会儿功夫，那蛇扭动了几下身子便不动了。

也是在这昌平县上，有个叫郝广友的男子，在端午那天，携妻子儿女到镇上看赛龙舟。路上，喝了点汤，回家后便酣睡不醒，夜间，突然一声惨叫，接着他的妻子就痛哭起来。邻居都闻讯赶来时，只见郝广友双眼鼓出，早已断气。当地地保速将此事禀报令尹狄仁杰。

狄仁杰虽断案如神，但对此案却一时摸不出头绪。他怀疑这是个“谋杀亲夫”案，却查无实据，尸体既无伤痕，又无中毒迹象，况死者妻矢口否认。后经狄仁杰细心勘查，发现死者住房地窖内有条秘密通道，连接邻居孙坤家里。

经过盘问，孙坤承认了与郝广友妻子私通之事，但郝妻仍不认罪，一口咬定那通道是原来购置房产时就有，孙坤曾几次向她求欢，她未曾答应。她甚至破口大骂孙坤，说孙坤因调戏她不成，才将她丈夫害死的。吓得孙坤也连忙翻供，说那条通道虽然连接两家，但他从来未动用过。案情愈趋复杂。

狄仁杰不是那种动辄即以“大刑伺候”进行审案之人。他总是拿到真凭实据才作出判决。

狄仁杰耐心地问郝妻，说：“你丈夫白天还好端端的，为何晚间便突然死去呢？”

郝妻摇头晃脑答道：“这是命中注定啊！常言说：‘阎王要你三更死，你便活不到五更’，我今春曾算过一卦，说我夫妻生肖相克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早知这样，我愿代他先死。”

郝妻利嘴滑舌，分明是一派胡言，但从她的话中，狄仁杰发现她相信因果报应和阴曹阎王之说。当下便将郝妻送入狱中，并设了一个巧计，吩咐衙役依计而行。

这夜三更，一阵阴风吹进郝妻狱中，她从睡梦中惊醒，只见两个蓬头小鬼儿用锁链将她脖子套上，然后把她拖到一个昏暗阴森的大殿，两旁凶神恶煞张牙舞爪，牛头马面

狂呼乱叫。大殿正中端坐着阎王。郝妻见状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浑身抖作一团。

在幽暗的烛光下，只见从殿后跳出一个年轻鬼魂，突鼓着双眼向郝妻大叫："你这贱人，还我命来！"郝妻一见，那人竟是自己的丈夫郝广友。当即吓得妈呀一声，几乎昏倒。

阎王爷问道："郝广友，你有何冤屈，如实禀告。"

那郝广友呈上一份状纸说道："小的冤屈全写在状纸上，请大王审阅。"

阎王看完状纸，对着郝妻大声喝道："大胆淫妇，私通奸夫，谋杀亲夫，还不从实招来！"

旁边的凶神恶煞，牛头马面发出阵阵恐吓声，郝妻只得磕头求饶道："只要不让我下地狱，我愿以实招供。"

原来，自从她与孙坤私通后，就处心积虑地要害死郝广友，端午节那夜，她趁丈夫酒醉酣睡之机，用纳鞋的锥针钉入丈夫的脑心，因有头发遮住伤口，故而除两眼突鼓而外，别处难查死因。

郝妻招供画押完毕，大殿上忽然灯火通明，那案前端坐的阎王爷，原来是狄仁杰假扮的，那些凶神恶煞，牛头马面以及蓬头小鬼，皆是衙役化装的。

郝妻还想翻供抵赖，已有衙役来报，在郝广友的尸体头心中找到一支钢针，郝妻见物证被获，只好认罪。

仪凤元年九月初七，大理上奏举发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、左监门中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树，论罪应当除名罢官；但唐高宗命令要处死他们。大理丞狄仁杰上道："此二人

罪不当死。”高宗变色曰：“善才等斫陵上树，是对吾不孝，必须杀之。”狄仁杰还一再坚持己见，高宗命左右将他轰出去，仁杰执意把话说完，即曰：“冒犯皇帝的威严，尽力规劝，自古以来就认为很难做到。我认为遇到桀、纣则困难，遇到尧、舜则容易。现在依照法律不该处死的人，而陛下执意杀他，是法律不取信于人，人们将何所适从？汉朝张释之对文帝说过：‘假如有人盗取高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如何处分他？’现在因砍一棵柏树而杀两位将军，后代将如何论说陛下呢？我之所以不执行处死他们的命令，是恐怕将陛下陷入无道的处境，而且无脸见张释之于九泉之下的缘故。”唐高宗的怒气这才消解，权善才、范怀义被除去名籍，流放岭南。

蓬莱县令尹王立德中毒身亡，刑部派汪堂官前往勘查。但汪堂官并未追查到什么线索便回京交差。在他回京之前，在京中任户部郎中的王令尹的弟弟王元德突然失踪，据说，还盗走了大量库银。不久，在京城官场中传出风声，说王立德兄弟二人合伙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怕暴露真相，于是一个自杀，一个潜逃。

当时，做了一年大理寺丞的狄仁杰，为查明蓬莱县令尹王立德之死的事件，主动向高宗请求到蓬莱县接任县令办案。高宗准许。

代理令尹的主簿唐祯祥向狄仁杰报告说：“前任令尹王立德酷爱饮茶，他就是在一次饮茶后中毒身亡的。时间是在深夜，惟有茶壶可能事先投有毒物，故而令尹冲水入壶后，取而饮之，便中毒丧命。”

需要上不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